

元也里可温考

東方文庫第七十三種

東 商

七 十



元也里可溫考

陳垣撰

東方雜誌二十
週年紀念刊物

The Arcaoun in Yüan Dynasty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
十二月
九日
再版

* 必 翻 作 有 此 *
* 究 印 權 著 書 *

回(東方
文庫)元也里可温考(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 | | |
|------|--------------|----|
| 第一章 | 也里可溫之解詁 | 一 |
| 第二章 | 也里可溫教士之東來 | 六 |
| 第三章 | 也里可溫之戒律 | 八 |
| 第四章 | 也里可溫人數之推想 | 一〇 |
| 第五章 | 也里可溫人物之大概 | 一三 |
| 第六章 | 也里可溫軍籍之停止 | 二四 |
| 第七章 | 也里可溫徭役之蠲除 | 二五 |
| 第八章 | 也里可溫租稅之徵免 | 二八 |
| 第九章 | 也里可溫馬匹之拘刷 | 三五 |
| 第十章 | 政府對於也里可溫之尊崇 | 三八 |
| 第十一章 | 異教歸附也里可溫之一斑 | 四一 |
| 第十二章 | 也里可溫被異教摧殘之一證 | 四三 |
| 第十三章 | 關於也里可溫碑刻之留存 | 四八 |
| 第十四章 | 也里可溫與景教之異同 | 五八 |
| 第十五章 | 總論 | 七四 |
| 跋 | | 七九 |

元也里可溫考

陳垣撰

此書之目的，在專以漢文史料，證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先認定元史之也里可溫爲基督教，然後搜集關於也里可溫之史料，分類說明之，以爲研究元代基督教史者之助。惜乎著者饒陋，得見元代著述至少，未能滿其志，冀博雅君子之教之也。

第一章 也里可溫之解詁

元以前未聞有也里可溫之名也，讀元史則數數見也里可溫四字相聯屬矣；也里可溫之名之見於元代著述者不一，果爲何等語耶？

錢大昕元史氏族表曰：『也里可溫氏，不知所自出。』（卷二）

元史國語解曰：『也里可溫，蒙古語^{ᠡᠯᠢᠷᠢᠮᠣᠩ}，應作伊嚕勒昆，伊嚕勒，福分也，昆，人也，部名。』（卷三）又曰：『也里可溫，有緣人也。』（卷二十四）

劉文淇至順鎮江志校勘記曰：『此志述僑寓之戶口，所謂也里可溫者，西洋人也。卷九大興國寺條載梁相記云：「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教以禮，東方爲主，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爲準。」據此，則薛迷思賢乃西洋之地，而也里可溫卽天主教矣。』（卷上）

謂也里可溫爲卽天主教者，莫先於此。劉文淇道光間人，阮元門下士，其說並非附會，較元史語解之解釋爲確切矣。

洪鈞元史譯文證補元世各教名考曰：『也里可溫之爲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自唐時景教入中國，支裔流傳，歷久未絕，也里可溫，當卽景教之遺緒。』

（卷二十九）

又曰：『多桑譯著旭烈兀傳，有「蒙古人稱天主教爲阿勒可溫一語，始不解所；請繼知阿刺比文，回紇文，也阿二音，往往互混，阿勒可溫，卽也里可溫。」多桑此語，非能臆撰，必本於拉施特諸人』（卷同上）

多桑爲有名之蒙古史著者，元史譯文證補多採之，其言自可信據。惟鎮江北固山下殘碑，余未之見，洪書亦未舉其文，或卽至順鎮江志之大興國寺碑也。觀大興國寺記及元典章均有也里可溫教之詞，則也里可溫之爲教，而非部族，已可斷定。復有麻兒也里牙（馬利亞）及也里可溫十字寺等之名，則也里可溫之爲基督教，而非他教，更無疑義。元史國語解所釋爲福分人者，或指其爲奉福音教人也；此馬相伯丈說。

魏源元史語解略乃謂『答失蠻，耶里可溫者，本紀免租稅，皆有此二等人，在僧道之外，蓋回教之師也；元典章稱先生曰耶里可溫，蓋可溫卽今之所謂阿渾也』云云。（元史新編卷首）可謂勇於武斷者矣。元典章之所謂先生，

元人以稱道士也，有時曰和尚先生也里可溫，有時曰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有時曰僧道也里可溫，其義一也，均詳於後。

日人田中萃一郎曰：『馬可孛羅之支那旅行記第一編第五十九章有稱爲 *Argons* 之混生民族，古拉布羅多以是推定爲也里可溫，如幹寧監謂土耳其語 *Fair but not white* (清而太白) 爲 *Argunm*，西藏地方亦稱混成民族爲 *Argons*，故也里可溫卽 *Argons* 也。多桑蒙古史註云：「亞雷伊遷世界征服者之歷史謂蒙古人呼基督教徒曰 *Arcon*，又亞爾美尼亞之士鐵歡阿爾比利安歷史，亦稱曰 *Arkhaionn*，關於此語源，殆爲多伊利亞之希臘語 *Arkhn* 之轉訛也。」果然，則長安景教碑之阿羅本，是也里可溫之古音乎。巴拉超士既謂也里可溫是蒙古語之 *Irkeun*，其初專指聶斯托爾派之僧侶，其後爲基督教徒之總稱也。』(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編第三號)

又坪井九馬三曰：『元史屢見之也里可溫，布烈多士迺迭爾斷其爲基督教徒，然不說明其理由及語源。據元史之記載觀之，則蒙古人之知有也里可溫，自迫教特多陷落，撒拉遜帝國滅亡後。多桑蒙古史云：「憲宗即位之初，遵太祖太宗之詔命，對於基督教，回教，佛教之僧侶，皆免租稅。」可知蒙古人於憲宗時，已認許基督教徒之勢力，以之與回佛兩教僧侶，受對等待遇矣。然於也里可溫 Arcoun, Ark'haïoun 之語源，從來無說明者。考迫教特多之陷落，爲希治拉紀元六五六年摩遐爾廉月末至沙夫亞爾月初之事，即太陽曆二月六日乃至十日，當日本正嘉二年（西一二五八）正月上旬。此時蒙古人始知阿刺比語 *Rekhabun* 之稱，然蒙古人不能效其原語之發音，且蒙古語之首音無 R 音，其母音之間，不能發 B 音，故不得已於 R 之首音前，加母音，例如 *Rintchenpal* 變爲 *Erintchenpal*（懿璘質班）是也。而在母音間之 B 音，必讀爲 W 音，且母音中之 A 與 E 常相通，O 與 U 亦然。故

Rekhabium = Erekhawium

= Arekhawium

= Erekhawün

= Arekhawün

由此觀之則多桑引用書之 Ark' haionn' Arcoun 明與 Arekha-wium, Arekhawün 同語，予以是決也里可溫爲阿刺比語 Rekhabium 之對音也。』（史學雜誌第二十五編十一號）

按阿刺比語也阿二音之互混，元史譯文證補已言之。阿刺比語稱上帝爲阿羅，唐景教碑稱无元真主阿羅訶，翻譯名義集卷一曰：『阿羅訶秦云應供，大論云：『應受一切天地衆生供養，』故吾確信也里可溫者爲蒙古人之音譯阿刺比語，實卽景教碑之阿羅訶也。屠先生寄亦持此說。

第二章 也里可溫教士之東來

元代與歐洲之通使，西籍言之甚詳；今巴黎文庫中，尙藏有元代宗王致法蘭克王蒙文原書，影本曾見東方雜誌第八卷第三號。而馬可孛羅遊記則有『大可汗通使教皇，請教皇派道行高深之教士百人來華，並挹取耶路撒冷耶穌墓前長明燈之聖油，以爲紀念』等語，此事於元史亦至有徵也。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九月，楊廷璧招撫海外南番，寓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應作撒）里馬，亦遣使奉表，進七寶項牌一，藥物二瓶。』（卷十二）

馬八兒等國傳，『至元十九年，廣東招討司楊廷璧抵俱藍國，時也里可溫兀咱兒撒里馬，及木速蠻主馬合麻等，亦在其國，聞詔使至，皆相率來告，願納歲幣，遣使入覲。』（卷二百十）

馬八兒國即馬可遊記之 *Maabar*，俱藍國即 *Koulam*。馬可遊記亦有『自馬八兒國向西南行五百英里，至一國曰俱藍，此間有多數基督教徒及猶太人旅居其地』之語。

也里可溫主者，教主也；七寶項牌者，殆卽佩項十字牌之類；藥物二瓶者，殆卽耶穌墓聖油之類。元史亦黑迷失傳，稱『亦黑迷失至元九年奉世祖命使海外八羅李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奉表來朝，賜金虎符；十二年再使其國，與其國師以名藥來獻。』（卷一三二）所謂國師，卽教士也；名藥，卽聖油之屬也。金虎符之制，馬可亦記之曰：『金牌四方，長一尺，廣五寸，重四馬克。』

接近人杭縣魏氏譯馬可遊記，對於世祖請教士百人來華一節，謂爲中古時代耶教人誇大之詞，並謂當時耶教徒每以耶穌墓前燈油爲一種治靈魂病之聖藥，價極昂貴，世祖或爲其說所動等語。君子一言以爲智，元史具在，謂馬可爲誇大，謂元史亦爲耶教人誇大耶？望再版時將此說刪除也。

第二章 也里可溫之戒律

也里可溫之爲教而非部族，前旣言之矣，茲復得其宗教儀式上證據如左：

至順鎮江志『梁相大興國寺記，受戒者悉爲也里可溫。』（卷九）

元史世祖紀『至元七年九月，敕僧道也里可溫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爲民。』

（卷七）

所謂持戒律者，當然係一種宗教家語；元史國語解，續通志氏族略，元史氏族表，乃以也里可溫爲部族之名；果爲部族之名，何以元代詔旨，屢以也里可溫與僧道等相提並論耶？

也里可溫之有家室不足異，其無家室者，殆修士之屬耳。修士例不婚娶，此所謂戒律，殆即修士不婚娶之律也。修士外奉教者，未嘗禁有家室也。

泰定紀『泰定元年二月，宣諭也里可溫各如其教具戒。』（卷二十九）

夫曰戒，即教中之誠命也。吾初致疑教徒之具戒，何至煩帝者爲之敕諭；既而知元代諸教並重，時方尊禮帝師（佛教）或不無強人領受佛戒之事；觀於世祖之命廉希憲受戒（佛戒）希憲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

戒耶』（卷一二六）由此推之：當時之也里可溫，亦必有因不肯受佛戒，然後有此信仰自由之宣諭也。

第四章 也里可溫人數之推想

元代也里可溫之盛，人知之也；里可溫人數究有若干，無冊籍可考。然觀元代公牘，每以也里可溫與各路諸色人等並舉，則其人數之衆可想也。

元典章載『至元九年二月，有諭各路達魯花赤管民官管站官打捕鷹房僧道醫儒也里可溫答失蠻（木速蠻答失蠻皆回回教蠻謂人類）頭目諸色人等興舉水利聖旨一道』（卷二十二）

『至元十年三月，復立大司農司，有宣諭府州司縣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官管站官人匠打捕鷹房僧道醫儒也里可溫答失蠻頭目諸色人等聖旨一道』（卷二十三）

『延祐元年正月，有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大司農呈會驗欽奉聖旨節該隨路達魯花赤管民官管軍官人匠打捕鷹房僧道醫儒也里可溫答失蠻諸色人等道旁種樹文一道。』(卷五十九)

其一二已遍於各路各府州司縣，其三猶限於江浙行省；是非限於江浙行省也，僅載江浙行省宣佈之文，以概各路也。且道旁種樹一事，馬可遊記亦載之曰：『大可汗命孔道兩旁悉種樹，夏時既可藉以蔽日，冬時積雪，又可藉此以辨道；星者言種樹可以益壽，大可汗深信之，故大可汗種樹之意，於利人之外，亦以利己也。』馬可之言如此，則種樹之令，不限於江浙行省也明矣。是足見也里可溫人數之遍於各路，備極一時之盛也。

元通制條格僧道詞訟門『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臺官同奏，昨前宣政院爲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等，開讀了聖旨的上頭，奉聖旨教俺與御史臺集賢院宣政院崇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麼道，聖旨有來，御史臺集賢院崇福司來省裏一處商

量來，崇福司官說楊暗普奏也里可溫教崇福司管時分，我聽得道來，這勾當是大勾當，不會與省臺一處商量，省臺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溫犯的勾當多有，便有壹伯個官人，也管不得，這事斷難行。」（卷二十九）

宣政院管僧，集賢院管道，崇福司管也里可溫，元中葉以後制度如此。此係各署會議紀事，今僅錄崇福司官演說一段，以示當時也里可溫人數之衆。楊暗普係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珈之子，曾爲宣政院使，見元史類編卷四十一。至順鎮江志戶口類：『僑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蒙古二十九，畏吾兒一十四，回回五十九，也里可溫二十三，（錄事司一十九，丹徒縣三，金壇縣一）河西三，契丹二十一，女直二十五，漢人三千六百七十一。

口一萬五百五十五，蒙古一百六十三，畏吾兒九十三，回回三百七十四，也里可溫一百六，（錄事司九十二，丹徒縣七，金壇縣亦七）河西三十五，契丹一百一十六，女直二百六十一，漢人九千四百七。

軀二千九百四十八，蒙古四百二十九，畏吾兒一百七，回回三百一十，也里可溫一百九，（錄事司一百二，金壇縣七）河西一十九，契丹七十五，女直二百二十四，漢人一千六百七十五』（卷三）

僑寓戶三千八百四十五，中有也里可溫二十三，是一百六十七戶中，有也里可溫一戶也。口軀合計，一萬三千五百三，其中也里可溫二百十五，是六十三人中，有也里可溫一人也。鎮江一郡如此，他郡可知。惜乎元世地志，存者不多，而又未必如鎮江志之鉅細不遺，可據爲典要耳。

軀者，子身無家，寄居於人者也；僑寓者，他郡人寄居此郡者也。元史兵志（卷一〇一）『中統四年五月，雲州設站戶，於各戶選堪當站役之人，不問親軀，每戶取二丁。』所謂親者，其家之人；所謂軀者，寄居之人也。

第五章 也里可溫人物之大概

元史有儒學傳，有釋老傳，獨無也里可溫傳，前史所無，宋濂等不敢創例耳。然也里可溫人物之散見諸其他記載者，時遇其人，掇拾零編，當可補成一元史也里可溫傳。特發其凡，以俟君子。

元史孝友郭全傳：『馬押忽，也里可溫人，事繼母張氏，庶母呂氏，克盡子職。』（卷一九七）

或曰，也里可溫不應有二妻，何馬押忽有庶母？曰不足奇，是母也，非妻也；其父之奉教與否不可知。

楊瑀山居新話：『元統甲戌三月二十九日，瑀在內署退食餘暇，廣惠司卿聶只兒，（也里可溫人）言：去歲在上都有剛哈刺咱慶王，今上皇姊之駙馬也，忽得一證，偶墜馬，扶起，則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胸，諸醫束手，惟司卿曰：「我識此證，」因以剪刀剪之，剪下之舌尚存，亦異證也。廣惠司者，回回醫人隸焉。』（卷一）

右據知不足齋叢書本，其也里可溫人五字小註，亦照原本四庫全書本山

陶宗儀輟耕錄卷九，奇疾條下，亦載此事，曰：『長公主之駙馬，因墜馬得一奇疾，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聶只耳也，里可溫人，嘗識此病，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據此則也里可溫以醫爲傳道之具，不自今日始矣。

余闕青陽集述也里可溫人淮南廉訪僉事馬世德之政績，有合淝修城記一篇。其略曰：『至正十一年，寇起淮南，合淝之城，久圯且夷，倉卒爲木柵以守；賊大至，民賴柵以完。其後僉憲馬君顧而曰：「以柵完民，幸也，非所以固。」迺議修其城，發公私錢十萬貫，自十三年二月朔戒事，九月畢，城四千七百有六尺。城成而盜不至者，今期月矣。余生長合淝，知其俗之美，昔者木柵，猶足以力戰禦寇；今得賢使君修其垣墉，救其疾苦，攜持撫摩，以與民守之；而民之與君，又歌舞愛戴，爲君守如子弟之於父兄，手足之於頭目；然自今至於後日，是雖無盜，有亦不足憂也。君前爲庸田僉事，城姑蘇，今憲淮南，又城合淝，一人之身，而二郡之民賴之，以有無窮之固，儒者之

利，不其博哉？君名世德，字元臣，也里可溫國人，由進士第，歷官應奉翰林文字，樞密都事，中書檢校，庸田僉事，爲今官。與余前後爲史氏，城又余之所志而未成者也。義爲紀之。」（卷三）

也里可溫非國，曰也里可溫國人者，猶云基督教國人也。也里可溫非儒，曰儒者之利者，猶明季奉天主教之士大夫，其著書立說，仍稱吾儒也。唐人稱景教徒爲僧亦此例，或出於隨俗習稱，或出於辨別未細也。

然元人之用也里可溫四字，實含有兩種意義；其先所指者爲教名，其後乃用以名其國土；與明人之用回回二字同例，既以爲教，又以爲國也。元文類（卷四一）經世大典序錄海外諸蕃條，以也里可溫，木速蠻，與爪哇，流求，俱藍馬八兒等並稱。戴良九靈山房集（卷廿一）鶴年吟葉序，亦以也里可溫，回回，與克烈乃蠻，西蕃，天竺等並稱。余闕之稱也里可溫國，亦其例也。

至順鎮江志：「元鎮江府路總管府馬薛里吉思，也里可溫人，虎符懷遠大將軍，

至元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一日再降金牌，改授明威將軍，副達魯花赤。」
(卷十四)

右並見康熙鎮江志卷二十三，但刪去也里可溫人一句，故莫知其爲也里可溫也。

同志僑寓類『馬薛里吉思，也里可溫人，至元十五年授明威將軍，鎮江路總管，副達魯花赤，因家焉。造七寺，見僧寺類；每歲貢舍里八，見土貢類。』(卷十八)
造七寺及舍里八之解釋，下章詳之。

同志『總管兼府尹，安震亨，也里可溫人，嘉議大夫，至元二十年七月二日至，二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代。』(卷十四)

同志『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闊里吉思，也里可溫人，少中大夫，至大元年八月六日至，皇慶元年十二月九日代。』(卷同上)

同志僑寓類『闊里吉思，也里可溫人，至大初少中大夫，鎮江路總管，副達魯花

赤，因居於此。」（卷十八）

同志，『魯合，闕里吉思子，朝列大夫，潭州路兼揚州達魯花赤。』（卷十八）

同志，『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太平，也里可溫人，嘉議大夫，皇慶元年十二月九日至，延祐三年十一月二日代。士民爲立去思之碑，稱「公特立固守，奉上治下，一一以法令從事，人莫干以私。」碑在丹陽館前驛道傍。』（卷十四）

右並見康熙鎮江志卷三十三名宦傳『太平，也里可溫人，皇慶元年以成議大夫爲鎮江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在郡均月課，革海漕吏姦，復豪貴所占學田。』

同志，『丹徒縣達魯花赤，馬奧刺熬，也里可溫人，忠翊校尉，元貞二年六月至。』（卷十六）

右並見萬歷鎮江志卷十六，康熙鎮江志卷二十五。但康熙志作馬奧刺熬。同志，『丹徒縣達魯花赤，幹羅思，也里可溫人，承務郎，天歷二年八月至。』（卷十

六

右亦見萬歷志卷十六，康熙志卷二十五。但康熙志作幹忽思。

同志僑寓類『安馬里忽思，也里可溫人，居鎮江，中憲大夫，同知廣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卷十八）

道光廣東通志卷十七『安馬里忽思，曾任南雄路達魯花赤，然不註明爲也里可溫，故莫知其爲也里可溫也。

同志『也里牙，安馬里忽思子，以父蔭忠翊校尉，南安路大庾縣達魯花赤，今昭信校尉，同知潭州路瀏陽州事。』（卷同上）

同志『塔海，也里可溫人，居京口，正議大夫，同知廣東道宣慰使司，副都元帥卒。』（卷同上）

安馬里忽思，塔海，均曾爲廣東道宣慰使司副元帥，可見廣東當時已有也里可溫之傳布。

右十人均見鎮江志。何以也里可溫人物，鎮江獨盛，非鎮江獨盛也。至順鎮江志獨詳也。馬薛里吉思何嘗不見於康熙鎮江志，安馬里忽思何嘗不見於廣東通志；然因其不註爲也里可溫，則亦孰知其爲也里可溫；故知失於記載者衆矣！

萬歷杭州府志職官表『元時可考者，有江浙行省左丞哈刺也里可溫人，又曾爲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僉事，世次無考。』（卷九）

陶宗儀書史會要『哈刺，字元素，也理可溫人，登進士第，官至中政院使，能文辭，其書宗饜正齋。』（補遺）

右並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十七引，當與萬歷杭州志之哈刺同一人。四庫全書本書史會要哈刺作哈喇，也理可溫，作伊哩克溫。

又『康里不花，字普修，也里可溫人，官至海北廉訪使，篤志墳籍，至於百氏術數，無不研覽，書宗二王。』（卷七）

右並見佩文齋書畫譜卷三十八引四庫全書本書史會要改康里不花爲喀喇巴哈改也里可溫爲伊哩克敦。

元秘書監志題名『秘書少監失列門，大德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上，也里可溫人。』(卷九)

又『著作郎雅古，賜進士出身，字正卿，也里可溫人，泰定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承事郎上。』(卷十)

元史名失列門者七，昔烈門者二，失烈門失里門者各三，(汪輝祖元史同名錄卷二十六)失列門與所羅門，音極相近；雅古則雅各也；凡此皆以基督敎古代之人名爲名。

又『奏差囊加台，字元道，後至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叅，也里可溫人。』(卷十一)
有孝子，有良醫，有名宦，有文臣學士，此元代也里可溫人物之大概也。元史所載，尙有多人，因不明著爲也里可溫氏，未敢漫爲斷定。然其命名多與基督

教人相合如英國古王有角兒只第一角兒只第二之屬元史亦有口兒吉其人；（卷一三五）俄國前皇有尼古老第一尼古老第二之名元史亦有捏古刺一傳（卷一二三）則其爲也里可溫教徒無疑矣。

又考元史愛薛傳『愛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諸部語工星曆醫藥世祖嘗詔都城大作佛事集教坊伎樂及儀仗以迎導愛薛奏曰：「天下疲弊此無益之費甚無謂也。」帝嘉納之擢秘書監領崇福使授平章政事封秦國公卒進封太師拂林忠獻王子五人也里牙秦國公崇福使闕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魯合廣惠司提舉』（卷一三四）此固未嘗明著爲也里可溫人也然觀其氏族其官守其封爵其言行則不得不謂其爲也里可溫人蓋弗林者古稱羅馬帝國也崇福使者掌也里可溫寺祭享之事者也秦國公者猶是以大秦爲羅馬之意也諫作佛事闢多神教也蕭若瑟聖教史略引馬可遊記曰：『有掌崇福司大員名赫西亞是希臘國聖而公會之人因才智出衆擢爲宰相以功封

晉伯子五人，皆居顯職。』(卷七)所謂赫西亞，卽愛薛之異譯也；秦晉異封，音譯訛也。據此，則愛薛之爲也里可溫教徒，又無疑義。

惟元史世祖紀，至元十年有改回回愛薛所立京師醫藥院名廣惠司一語，(卷八)則因當時醫藥院，多爲回回所主持，故有此誤也。竊嘗攷諸元人著述：姚燧牧菴集，有崇福使阿寶克岱追封秦國忠翊公制一道，中有『絕使西海，字啓大秦』等句。(卷二)阿寶克岱卽愛薛，程鉅夫雪樓集，有領崇福司事秦國公愛薛追封拂林王制，及愛薛妻撒刺氏追封拂林王夫人制各一道，中有『庸啓拂林之邦』等句。(卷四)大秦拂林，本非回回國也。雪樓集又有拂林忠獻王神道碑一道，碑文與元史愛薛本傳全同，蓋卽元史所據之藍本。惟中有『有列邊阿答者，以本俗教法，受知定宗，薦其(指愛薛)賢，召侍左右，爲世祖所器』等句，爲元史所不載。所謂列邊阿答之本俗教法，必爲拂林教法矣。元史譯文證據多，桑書以證元史，元代后妃宗室將帥之奉基督教者，實

繁有徒，以漢籍無可表證，姑從略；因此編宗旨，固在專以漢文資料證明元代基督教歷史也。

又有一事，足資考證者：馬可遊記稱『大可汗每禁止基督教徒執十字架行列，謂耶穌聖人，橫遭猶太人之慘戮，今猶以致死聖人之具，行列街衢，爲萬目共瞻，非所以重視聖人』等語，可見當時也里可溫教徒，有執十字架行列之俗。元史忠義丑閻傳『有馮三者，湖廣省一公使也。湖廣爲寇陷，皂隸輩悉起剽殺爲盜，亦拉三以從。三辭曰：「賊名惡，我等何可爲！」衆強之，終弗從。怒將殺之，三遂唾罵，賊乃縛諸十字木，昇之以行，而剖其肉。三益罵不止，抵江上，斷其喉，委去。』（卷一九五）吾始疑賊果欲死馮三，刃之可也，胡爲縛諸十字木，昇之以行；閱馬可遊記，而後知馮三者，必爲也里可溫人，賊故以此侮之也。則也里可溫人物，又有忠義之士也。

第六章 也里可溫軍籍之停止

元史世祖紀『中統二年三月，括木速蠻，畏吾兒，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丁爲兵。』
(卷五)

『至元二十九年七月，也里嵬里沙沙，管簽僧，道儒，也里可溫，答赤蠻爲軍，詔令止隸軍籍。』(卷十七)

兵志『至元四年二月，詔遣官僉平陽太原人爲軍，除軍站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等戶外。』(卷九十八)

按此則平陽，太原，(均隸山西)亦爲也里可溫傳布之地。

第七章 也里可溫徭役之蠲除

元典章『至元十四年十一月，欽奉聖旨，節該成吉思皇帝哈罕皇帝聖旨，和尙裏也里可溫先生，(元人以稱道士)不揀甚麼，休著者告天與俺每祝壽祈福者麼道的有來，如今依著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休著者告天與俺每祝壽祈福

者』（卷三十三）

『至元三十一年五月，中書省欽奉聖旨，節該成吉思皇帝月吉合皇帝先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法，休教著告天祝壽者麼道來，如今依著在先聖旨體例，不揀甚麼差發，休教著告天祝壽者，欽此。』（卷同上）

右二條詞意相同，並錄之者，一則以年月相去頗遠，錄之以見一代號令之沿革，二則本編不過爲也里可溫之一種史料，錄之以備同志之觸發引伸也。

董子曰：『意重詞複，中必有美，』竊取斯義。

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四月，罷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頭陀，白雲宗諸司。』（卷二十四）

又元典章『至大四年四月，欽奉聖旨，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不教當差發，告天咱每根底祝壽者道來，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白雲宗，頭陀教每，根底多以立著衙門的上頭，好生搔擾他每麼道說，有爲那般上頭，除這裏管和尙的宣政

院功德使司兩個衙門外，管和尙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白雲宗，頭陀教等，各處路府州縣裏，有的他每的衙門，教都革罷了，拘收了印信者，歸斷的勾當有呵。管民官依體例歸斷者，今後依著聖旨體例，和尙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在前不曾教當的差發，休教當者，管民官休教他每，當里正主首者，休倚勢力者，這般宣諭了呵。別人的人有罪過者，這和尙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等，倚著這者宣諭了，也麼道，不依自己教門行做無體例的勾當呵，不差，不怕那甚麼。」（卷三十三）

右二條本同一事，特詳略不同，故並錄之。

有元起自朔方，入主中國，本不知有所謂漢文；况承宋人語錄著書之後，其詔令又大抵由蒙文譯出，故多用當時俚語，至今日每不可句讀，姑存其真，亦猶元史直錄泰定帝登極詔之例（卷二十九）並以證明當日也里可溫諸教之盛，非用通俗文體，不足以家喻而戶曉也。

元史河渠志，『致和元年三月，省臣奏江浙省並庸田司官修築海塘，合役丁力，

附近有田之民，及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內點倩，凡工役之時，諸人毋或沮壞，違者罪之。」（卷六五）

第八章 也里可溫租稅之徵免

元代對於諸教租稅之徵免，至不一定。大抵太祖太宗時，無論何人，均須納稅。至定宗憲宗之間，則諸教士之田稅商稅，均行豁免。既併江南以後，則定爲教徒有家室者仍納地稅，無家室者豁免。中間又曾一度定爲商稅豁免，地稅仍舊徵納。武宗以後，則無論田稅商稅，均與平民一體徵納。此其大較也。蓋元代諸教鼎盛，教徒日衆，而也里可溫之教徒，又非如儒者之徒知讀書，僧道之離人獨立；身雖奉教，而其人爲農，爲工，爲商，爲仕如故，未嘗因奉教而必須脫離其職業。故其教徒比他教爲盛，豁免租稅，於國家收入，影響至大，有不得不依舊徵收者。觀前後詔旨，斤斤以損着課程爲言，可知也。

元史世祖紀「中統四年十二月，敕也里可溫，答失蠻僧，道租田入租，貿易輸稅。」
(卷五)

元詔慣例，也里可溫常在僧道之後；而此第一次規復諸教徒租稅之詔令，也里可溫獨在諸教之前；（下文大德十一年詔同）可見此項規定，實爲也里可溫教徒增盛之故，而連類及於他教，痕迹宛在，好學深思之士，尙可於此求之。

元典章「中統五年正月，中書省奏已前成吉思皇帝時，不以（論也）是何諸色人等，但種田者依例出納地稅外，據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種田出納地稅，買賣出納商稅，其餘差役獨免。合罕皇帝（太宗）聖旨裏，也教這般行來。自貴由皇帝（定宗）至今，僧道（原缺僧字據通制條格補入）也里可溫，答失蠻地稅商稅，不曾出納，合無依舊徵納事。准奏，今仰中書省照依成吉思皇帝聖旨體例，僧道（原缺道字據條格補）也里可溫，答失蠻，人種田者出納地稅，買賣出納商稅。」卷二十四

元史食貨志『中統五年，詔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儒人，凡種田者，白地每畝輸稅三升，水地每畝五升。』（卷九十三）

元史世祖紀『至元元年正月，命儒釋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戶，舊免租稅，今並徵之。』（卷五）

〔至元十三年六月，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有室家者，與民一體輸賦。〕
（卷九）

〔至元十九年十月，敕河西僧道也里可溫有妻室者，同民納稅。〕（卷十二）

元通制條格『至元三十年，省官人每奏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依買賣百姓體例納稅。當年六月又奏海答兒等管課程的說，做大買賣的，是和尚也里可溫每却不納稅呵，眼損着課程，多有執把着聖旨，不肯納稅，降御寶聖旨呵，怎生奏呵，與者在前已了勾當，不是咱每的言語，是成吉思皇帝聖旨，有麼道聖旨有來。』（卷二十

九）

元典章『至元三十年八月，施行市舶則法二十三條，其中一條云一議得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人口，多是夾帶俗人過番買賣，避免抽分，今後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人口等，通番興販，如無執把聖旨許免抽分明文，市舶市司依例抽分。』(卷二十二)

『元貞元年閏四月，欽奉聖旨，據中書省宣政院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答失蠻等地糧商稅，所辦錢物，若不再行明諭，恐在下官府，合徵納者，妄作免除，不應徵納者，却行追取，致使僧道人等生受，乞降聖旨事，准奏。所有條畫，開列於後：

一西番漢兒畏兀兒雲南田地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答失蠻，擬自元貞元年正月已前，應有已未納稅地土，盡行免除稅石，今後續置或影占地土，依例隨地徵稅。

雲南之有也里可溫，馬可遊記亦載之，曰：『雲南省幅員甚廣，其民奉偶像教，自河次向西行五日，至一城，名雅赤(原注謂卽大理)大市也，居民合回回基督偶像諸教徒而有之。』據此，則當時也里可溫傳布之廣遠，且及珠江流

域之上遊矣。

一江南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答失蠻田土，除亡宋時舊有常住，並節次續奉先皇帝聖旨撥賜常住地土，不納租稅外，歸附之後，諸人捨施或典賣一切影占地畝，依舊例徵納稅糧。

一和尚也里可溫先主，答失蠻買賣不須納稅，却不得將合納稅之人等物貨，妄作己物，夾帶影蔽。』（以上卷二十四）

元通制條格『大德四年，省官人每河南省江浙省陝西省官人每羨將來，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將着大錢本開張店舖做買賣，却不納稅，他每其間夾帶着別個買賣的人呵，難分間多虧兌課程，有麼道，說將來呵，省官人每商量着，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自己穿的食的所用的要呵，並寺院裏出產的物貨賣呵，不納呵，不宜因而夾帶着不干碍的人也者，似這般的每，依例交納稅呵。』（卷二十九）

河南陝西之有也里可溫，此條特證明。

「大德五年，宣政院奏，省官人每奏過教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依例納稅，者麼道，俺根底與文書來，俺與刺馬商量得，也里可溫，答失蠻將着珠答納等寶貨做買賣，寺家的壹兩個店舖，做些小買賣，修理寺院，與上位祝壽僧人的齋糧裏用有，僧道依在前的聖旨體例裏，不教納稅，也里可溫答失蠻，依着省官人每奏來的，教納稅呵，怎生麼道，奏了來。」（卷同上）

據此，則擬令僧道不納買賣稅，而令也里可溫納買賣稅也。是雖宣政院與刺馬（喇嘛）商量據以入奏之詞，未經成爲事實；然宣政院之所以敢如是奏請者，亦以爲僧道人數，不如也里可溫之衆，虧損課程不大，或可倖邀覆准也。

「大德八年四月初五日，中書省奏，在前中統五年中書省官人每，世祖皇帝根底奏成吉思皇帝聖旨，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種田呵納地稅，買賣呵納商稅，其餘差發免了，者麼道，聖旨有來，在後哈罕皇帝時分，依着那體例行來。自貴由皇帝到今，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種田呵不納地稅，做買賣不納商稅，依在前體例教納呵，

怎生麼道，奏呵教納來。俺商量來，國家費用的錢糧浩大，近年以來，所入數少，不敷支用，合依在前皇帝聖旨，已了的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做買賣呵，教納商稅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卷同上）

元史武宗紀『大德十一年十二月，詔也里可溫，答失蠻，並依舊制納稅。』（卷二十二）

此詔亦以也里可溫在前。

『至大二年六月，中書省臣言河南江浙言，宣政院奏免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租稅，臣等議田有租，商有稅，乃祖宗成法，今宣政院一體奏免，非制。有旨，依舊制徵之。』（卷二十三）

元通制條格『皇慶元年四月十七日，中書省奏爲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納稅糧的上頭，在先省官與宣政院互相聞奏，除亡宋時分有的，並奉世祖皇帝聖旨做常住與來的外，其餘的依體例教納稅糧，明白教寫與呵。』（卷二十九）

元史文宗紀『天歷二年三月，僧道也里可溫，尤忽合（照原文）失蠻爲商者，仍舊制納稅。』（卷三十三）

第九章 也里可溫馬匹之拘刷

教徒馬匹之拘刷，其事甚細，採錄及之，亦足以見當時教士生活之狀況也。
元史譯文證補引經世大典馬政篇『中統四年八月，諭中書省，於東平大名河南路宣慰司，不以回回通事幹脫，並僧道，答失蠻，也里可溫，畏兀兒諸色人戶，每鈔一百兩，通滾和買堪中肥壯馬七匹。』（卷二十九下同）

江南陝西河南也里可溫之盛，前文具見，山東河北也里可溫之盛，未著明文也。觀於此，而東平（山東）大名（直隸）諸路，已早有也里可溫之傳布，時南宋尙未亡也。

大元馬政記『至元二年六月聖旨，諭中書省，黃河以南，自潼關以東，直至蘄縣

地面內，百姓，僧道，秀才，也里可溫，答失蠻，畏吾兒，回回及諸色人匠，應據官中無身役人等，並不得騎坐馬匹，亦不得用馬拽碾耕地。」

又『僧道，秀才，也里可溫，答失蠻，畏吾兒，大師內，若有尊宿師德，有朝廷文面，方許乘騎。』

『至元二十三年六月，丞相安童等奏，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欲馬何用，此等人不括其馬，則必與人隱藏，乞亦拘之。』（此條元史譯文證補誤爲至元十二年樞密院奏）

『二十四年，楊總統奏，漢地和尙也里可溫先生，答失蠻，有馬者已行拘刷，江南者未刷，江淮省言江南和尙也里可溫先生，出皆乘轎，養馬者少。』

『至元二十六年七月十日，兵部承奉尙書省奏，諸衙門官吏僧道，答失蠻，也里可溫，幹脫，不以是何軍民諸色人戶，所有堪中馬匹，盡數和買。』

又『十四日，兵部承奉尙書省劄付，和尙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幹脫等戶，但有

四歲以上驢馬曳刺馬小馬，盡數赴官中納，當面給付價鈔。」

『至元三十年三月，中書省劄，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答失蠻，應有馬匹，盡數到官，眼同分揀印烙。』

『大德二年十二月，丞相完澤等奏，百姓養馬者少，今乞不定數目，除懷駒帶駒馬外，三歲以上者皆刷，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並其餘諸人，依前例拘刷。』

『大德三年二月，樞密院奏，河西不曾刷馬之地，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馬匹，盡行拘刷，依例與價。』

『延祐五年十二月，樞密院准中書省照會，各投下諸色人戶，並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應有馬匹，除病瘵並三歲以下，不堪馬數，分付各主，其餘馬匹，盡數拘刷。』

『致和元年九月，丞相別不花等啓燕鐵木兒，知院用馬三百匹，昨和尚也里可溫先生，秀才馬，不曾拘收，今乞將此輩馬拘之。』

第十章 政府對於也里可溫之尊崇

軍籍之停止，徭役之蠲除，租稅之豁免，已是政府之一種特別優待法矣；然當時政府對於也里可溫之尊崇，尙不止此。

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九年四月，敕也里可溫依僧例給糧。』（卷十二）

元史百官志『崇福司，秩二品，掌領馬兒哈昔列班，也里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至元二十六年置，延佑二年改爲院，省併天下也里可溫掌教司七十二所，悉以其事歸之，七年復爲司。』（卷八十九）

教而領之以官，自北齊之昭元寺崇虛局始。北周有司寂以掌沙門，司玄以掌道門，唐初因之。其後乃特設崇玄署以司道教，而僧尼仍屬諸祠部；至宋則僧道又均隸祠部矣；此亦足以覘時代好尙之不同也。元制禮部亦掌僧道；然有宣政院，以專掌釋教僧徒，秩從一品；有集賢院以兼掌玄門道教，秩從二品；

而禮部之掌，遂有名無實；是可見元代對於僧道之尊崇。願也里可溫之在元，亦爲一種有力之宗教，特置崇福司，秩二品，其階級蓋在宣政之下，而在集賢之上也。教固不必以政府之尊崇爲幸，然吾人考往史之遺跡，不得不備述其事實，以饗當世。釋教尙寂，道教尙玄，基督教傳福音，彼設官分職之命名，亦有取乎哉。

元字典『延祐四年七月，行省准中書省咨，御史臺呈，淮東廉訪司延祐四年正月三十日，有御位下徹徹都苦思丁起馬四匹，前來揚州也里可溫十字寺降御香，賜與功德酒段等，照得崇福院奏，奉聖旨與刺愁驢，各與一表裏段子，別無御賜酒醴。彼奧刺愁者，也阿溫氏（此照原本當作也里可溫）人，素無文藝，亦無武功，係揚州之豪富，市井之編民，乃父雖有建寺之名，年已久矣。今崇福院傳奉聖旨，差苦思丁等起馬四匹，齋酒醴二瓶，前來揚州，傳奉聖旨恩賜，是乃無功受賞。爲此本司今抄崇福院差劄在前申訖照詳。得此，據見申本臺看詳崇福院官當元止是奏奉

御香，別無所賜。奧刺愁酒醴，又不經由院宣徽院（掌酒醴）有違定例。後如有似此違例者，擬合欽依聖旨懿旨事意施行，仍令合干部分再行照會。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部省咨請依上施行。（卷三十六）

奧刺愁爲揚州之富人，淮東廉訪司之故與爲難者，是否別有用意不可知；然所謂『素無文藝，亦無武功，市井編民』云者，固不足爲辱也。基督徒之受辱於官吏，受侮於法利賽人（猶太經生）由來久矣，何有於元之廉訪使御史臺？今得此一劾，而當時政府降御香於也里可溫十字寺，及賜段子與也里可溫掌教之故事，反藉此以傳；考古者方深幸淮東廉訪司之有此一舉也。

元史文宗紀『天曆元年九月，命高昌僧作佛事於延春閣，又命也里可溫於顯懿莊聖皇后神御殿作佛事』（卷三十二）

所謂佛事，亦習用釋家語，與景教碑之稱僧稱寺，今日本之稱凡各教教徒爲僧侶者一例。

元史順帝紀『後至元元年三月，中書省臣言甘肅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后於內，請定祭禮，從之。』（卷三十八）

甘州路之有十字寺，馬可遊記曾言之曰：『甘州者，唐古忒省之都會也。其城壯麗，其民大致皆奉偶像教，然亦有奉基督教及回教者。其地之基督教徒，於城中建大禮拜寺二所云。』

別吉太后，即顯懿莊聖皇后也。（元史卷百十六）后死後之事，既數與也里可溫有關聯，則后生前必爲奉也里可溫教之人矣。

第十一章 異教歸附也里可溫之一斑

元典章『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集賢院呈，江南諸路道教所呈，溫州路有也里可溫，創立掌教司衙門，招收民戶，充本教戶計，及行將法籙先生誘化，侵奪管領，及於祝聖處祈禱去處，必欲班立於先生之上，動致爭競，將

先生人等毆打，深爲不便，申訖轉呈上司禁約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領，別無也里可溫教門，近年以來，因隨路有一等規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戶計，遂於各處再設衙門，又將道教法籙先生侵奪管領，實爲不應，呈乞照驗。得此，奉都堂鈞旨，送禮部照擬，議得卽日隨朝慶賀班次，和尚先生祝讚之後，方至也里可溫人等，擬合依例照會外，據擅自招收戶計，並攬管法籙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嚴加禁治，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咨請照驗，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屬並僧錄司也里可溫掌教司，依上施行。』（卷三十三）

教徒祝聖祈禱一事，馬可遊記亦誌之，曰：『大可汗誕生之日，凡治內各地人民，無不視爲佳節，是日基督偶像及回教徒，均爲大可汗祈長壽康甯云。』

道教原呈所爭之點，不在朝賀班次之先後，而在法籙先生之被誘化也；曰『將先生人等毆打』，一面之詞耳，然亦可見當時教爭之狀祇此。集賢院以爲人之投入也里可溫教門者，係爲規避差役計，然元制凡僧道也里可溫皆

免差役，已如上述；如徒爲規避差役而已，則緇流羽士，皆得享此權利，又何必也里可溫耶？此其故可深長思矣。

至於禮部所定朝賀班次，也里可溫在和尙先生之後，是不過以也里可溫爲新教門耳，不足爲榮辱也。

至元辨僞錄有一段，足窺見當日諸教辯論之迹者，附錄於此。曰：『釋道兩路，各不相妨，只欲專擅自家，過他門戶，非通論也。今先生言道門最高，秀才人言儒門第一，迭屠人奉彌失訶，（卽景教碑之彌施訶）言得生天，達失蠻叫空謝天賜與；細思根本，皆難與佛齊。』（卷三）此則釋氏之夸詞也。

第十二章 也里可溫被異教摧殘之一證

吾嘗疑也里可溫在元初世之盛，何以易代以後，其蹤跡竟不可得見。據明史 拂菻傳元末其國人捏古倫（此以基督教古代人名爲名）入市中國，元亡

不能歸，太祖聞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見，命齋詔書還諭其王。足見明初歐人在中國之淪落，至關於也里可溫衰滅之事，則可於鎮江十字寺之被燬證之。至順鎮江志道觀類『般若院，在堅土山顛，至元十六年本路副達魯花赤馬薛里吉思，卽金山地建二寺，一曰雲山寺，一曰聚明寺，至大四年改爲金山下院，錫今名。』（卷十）

般若院本禪院，何以不歸寺院類而歸道觀類？此據文選樓藏寫本，今歸徐家滙藏書樓，丹徒包氏刊本已改入卷九寺院類。

馬薛里吉思，也里可溫人，已見前。雲山聚明，爲馬薛里吉思所建七寺之二，詳後章。

集賢學士趙孟頫奉敕撰碑，其略曰：『皇帝登極之歲，五月甲申，誕降璽書，遣宣政院斷事官潑闕，都功德使司承臣答失帖木兒，乘驛馳諭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曰：『也里可溫擅作十字寺於金山地，其毀拆十字，命前畫塑白塔寺工劉高，往改作

寺殿屋壁佛菩薩天龍圖像，官具給需日用物，以還金山。」庚辰，游降壇書護持，金山也里可溫子子孫孫勿爭，爭者坐罪以重論。十有一月庚戌，都功德使臣海音都特奉玉旨，金山地外道也里可溫，倚勢修蓋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繪畫寺壁，永以爲金山下院。命臣孟頫爲文，立碑金山，傳示無極。臣孟頫不佞，謹拜手稽首爲文』云云。（原略卷同上）

皇帝，仁宗也，以至大四年登極。仁宗尙佛，故也里可溫遭此厄。據此碑則當時所毀拆者，祇寺頂十字及寺內所塑像，並未將寺址拆毀改建也。

原按：『金山，晉建武始立寺，名澤心。梁天監水陸法式成，卽寺營齋。宋大中祥符改名龍游，賜江南西津田及地山。皇朝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溫馬薛里吉思，任鎮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建兩十字寺西津岡顛，金山田地，爲也里可溫所奪。二十有七年，乃復得二寺爲下院。三方輝炤，一峯中流，益以壯偉，乃作頌』云云。（原略卷同上）

由至大四年辛亥，逆數二十七年，當爲至元二十一年甲申，馬薛里吉思以

至元十六年抵任，十八年建大興國寺（詳後）次建雲山聚明寺，時在至元二十一年也。

翰林學士潘昂霄又奉敕撰碑，略曰：『佛大矣，法門不二，如虛空，無來去，大千刹土，應緣而現，而其法門則一而已，寧有二乎？外此以爲法，非吾佛所謂法也。金山古名利，屹乎大江中流，勝絕天下；江南口（原闕）諸山南來，抵江而止，巉巖對峙，視中流之峯，脈理融貫，傾聳揖顧，若外護然。至元十六年也，里可溫馬薛里吉思者，綰監郡符，勢張甚，掇危峯秀絕之所，屋其顛，祠彼教，曰銀山寺，營隙爲儕類葬區。噫，西竺之道，九十有六，唯吾佛爲正法，以法之正，容有邪有外耶？今皇踐祚，敕宣政臣婆閻等，卽寺故像撤去之，倣京刹梵相，朱金紺碧，一新清供，付金山住持佛海，應聲長老，錫名金山，寺般若禪院，舉域一辭，歸誠讚美。集賢大學士臣李邦寧，奏宜文堅珉，示永遠，翰林學士承旨臣旦牙答思，承詔臣昂霄屬筆』云云。（卷同上）

潘昂霄字景樑，號蒼崖，濟南人，官翰林侍讀學士，謚文僖，著有金石例十卷，

河源記一卷。

銀山新名，爲馬薛里吉思所改。同志卷七山水類『丹徒縣土山，在縣西江口，俗呼豎土山，舊與蒜山相屬，今改名銀山。混一後，建佛寺於山頂，以其與金山對峙，故易名銀山，今屬金山寺。』所謂佛寺也。里可溫十字寺也。混一後者，至元十六年滅宋之後也。

『營隙爲儕類葬區』，卽大興國寺記之也。里可溫義阡，據元史卷廿四仁宗紀『皇慶二年九月，敕鎮江路建銀山寺，勿徙寺旁塋塚』，則當時寺雖改觀，而義阡猶有詔書保存也。

婆閭卽趙孟頫碑之潑閭。李邦寧，宦者，仁宗初爲集賢大學士，見元史卷二百四宦者傳。

同志寺觀類『丹徒縣龍游寺，在金山，舊名澤心，開五，曰萬佛，翰林侍講虞集爲記。其文曰：山有佛祠，始建於晉明帝時。梁武帝著水陸齋儀，親至其寺行之。至宋眞

宗賜名龍游禪寺。國朝至大己酉，僧應深以天子之命主之。兼畀以馬薛里吉思所據銀山東西二院。且敕使修水陸大會，如梁之儀。延祐至治間，又兩敕建會，如至大故事。於是應深以辛酉之歲，即寺之右，建大閣焉。上嚴萬佛之像，下肖羅漢之容，爲位五百。（卷九）

應深與潘昂霄碑之應聲長老，當爲師兄弟。觀右三碑，則元初佛教與基督教勢力之消長，可得其大略。趙碑一則曰也里可溫擅作十字寺，二則曰也里可溫倚勢修蓋十字寺；潘碑則曰也里可溫縮郡符，勢張甚，虞碑則曰馬薛里吉思所據銀山二院；此也里可溫極盛時代也。旣而斥之曰外道，蔑視之曰彼教，復奉旨申之曰也里可溫子子孫孫勿爭，爭者坐罪以重論；則當時釋氏之氣燄，咄咄逼人矣。

第十三章 關於也里可溫碑刻之留存

趙孟頫，潘昂霄之般若院原碑，不可得見矣，僅見其文幸已。惟北京護國寺大殿西有元至正十四年聖旨碑，其石巍然獨存，字畫完整，中有關於也里可溫之話，大足動吾人之興味。整屋重陽宮聖旨碑，亦有拓本傳世。其他未發見者，應亦不乏，且俟異日之搜羅也。

劉侗帝京景物略，崇國寺條，言大隆善護國寺，都人呼崇國寺者，寺初名也。元遺碑三，至正十四年皇帝敕諭碑其一，學中國字，而手未忘乎筆，波畫弱硬，其排置甚難也。譯爲中國語，而舌未伸於齒，期期支支，笑且讀之。附碑曰：『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太祖)窩闊台皇帝，(太宗)薛禪皇帝，(世祖)完澤篤皇帝，(成宗)曲律皇帝，(武宗)普顏篤皇帝，(仁宗)格堅皇帝，(英宗)忽都篤皇帝，(明宗)亦憐真班皇帝，(寧宗)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祈福祝壽者說來。如今依在先聖旨體例，不揀甚麼差發休

當告天祈福祝壽者麼道。大都裏有的南北兩崇國寺，天壽寺，香河隆安寺，三河延福寺，順州龍雲寺，遵化般若寺等，寺院裏住持佛日普明淨慧大師孤峯講主學吉祥衆和尙每根底，爲頭執把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寺院裏房舍，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着者，稅糧商稅休納者。但屬寺家的水土菌林碾磨店鋪解典庫俗堂人口頭正，不揀甚麼，不揀是誰，休倚氣力奪要者。這佛日普明淨慧大師孤峯講主學吉祥爲頭和尙每，依着在先老講主體例裏行者，別了的和尙每，有呵遣趕出寺者，更這學吉祥等和尙每，倚有聖旨麼道，無體例勾當休做者，若做呵，他每不怕那聖旨。至正十四年七月十四日上都有時分寫來。『（卷一）』

碑二十四行，行五十六字，碑額已圯。據碑則南北兩崇國寺，天壽寺，香河隆安寺，三河延福寺，順州龍雲寺，遵化般若寺，皆當有此聖旨碑。

顧炎武山東考古錄錄元聖旨條，言元史泰定帝本紀，有卽位一詔，文極鄙俚，蓋以曉其本國人者。今嶽廟有二碑，其文亦然，可發一笑。碑曰：『長生天氣力裏，大福

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刺官人每根底，來往的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古台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普顏都皇帝，格堅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達識蠻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者，告天祝壽者麼道有來。如今依着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着者，與咱每告天祈福者麼道。泰安州有的泰山東嶽廟，往持提點通義守正淵靖大師張德璘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廟宇房院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舐應休拿者，商稅地稅休與者。但屬他們的水土園林碾磨鋪席，不揀甚麼，他每的休倚氣力奪要者。每年燒香的上頭得來的香錢物件，只教先生每收掌者，廟宇損壞子呵，修理整治者，這的每其間裏，不揀是誰，休入來休沮壞者。更這張德璘梁道根底聖旨與了也，無體例勾當行呵，他不怕甚麼聖旨。泰定年鼠兒年十月二十三日大都有時分寫來。『其一爲至正四年猴兒年聖旨碑，文略同。

據孫星衍泰山石刻記，此二碑原在岱廟延禱殿前，今毀。泰定鼠兒年者，泰

定帝元年甲子也。

法人羅朗波奈巴元代金石圖志（一八九五年出版）有虎兒年七月聖旨碑影本，上截西域文，下截漢文，正書文與護國寺碑小異大同。曰：『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往來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闕夕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可溫先生口（原闕）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宣諭的有來。如今也只依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麼道。奉元路大重陽萬壽宮裏，并下院宮觀裏，住的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宮觀庵廟裏，房舍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着者，稅糧休與者。但屬宮觀裏的水土、口頭正林園碾磨店舍鋪席典庫浴堂船棧車輛，不揀甚麼，他的更漢陂甘澆等三處水例甘谷山林，不揀是誰，休倚氣力者，休奪要者。這的每却倚着有聖旨麼道，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麼聖旨。虎兒年七月二十八日，察

罕倉有時分寫來。』(此碑亦見石墨鐫華卷六)

碑漢文二十三行，行二十二字，碑無年號，但稱虎兒年七月寫來。虎兒年當爲甲寅年，碑述歷朝聖旨至曲律皇帝止，是此碑在曲律皇帝(武宗)之後，當爲延祐元年甲寅。碑稱奉元路大重陽萬壽宮裏住的先生，奉元路爲陝西四路之一，此碑當在陝西。寰宇訪碑錄卷十一，有『重陽宮聖旨碑，正書，憲宗四年七月，在陝西整屋。』整屋爲奉元路之一縣，當卽此碑。特訪碑錄誤認虎兒年之甲寅，爲憲宗四年之甲寅，相差六十年耳。又安陽金石錄(卷十)有善應儲祥宮聖旨，其文及年月並發出之地點，與此全同，特宮名相異。可知此項聖旨，係刊板文字，預空寺觀之名，而後按名填入者。元碑存目載此，亦注憲宗四年，其誤與寰宇訪碑錄等。

吾因此生二感想：一則此等碑刻之留存，因異教而得留存也；北京護國寺，泰安東嶽廟，整屋重陽宮，皆非十字寺，使原碑無關涉和尙先生之語，則此等

碑刻，未必留存，以經有明一代之阻闕也。里可溫十字寺坍塌已盡也。二則此等碑文之所以能見採於學人者，正以其言不雅馴，錄之以資笑柄耳。帝京景物略例不載碑文，故全書八卷中，祇附錄元碑一。其略例有曰：『昔稱古人碑碣，山川眉目，茲所駢列，遡金元物，文字荒蕪，但存碑目，不錄原文，存一元碑，夷語可刪故。』所謂元碑，卽至正十四年敕諭碑也。然今所取以證也里可溫者，乃竟在此文字荒蕪夷語可刪之敕諭碑。此風一開，安知今後所得，不更有比此更明確者乎？前清學者從永樂大典中鈔得元祕史，以爲瑰寶，謂足補元史之紕漏，李文田等且爲之注。天元祕史詞句之鄙俚，亦猶此敕諭碑也。紀刻節本帝京景物略，則已將此敕諭碑刪芟矣。

又按續通志金石略載元代聖旨碑四；其二在泰安，卽顧炎武所見者。其一爲文宗皇太后懿旨碑，在江寧，至順二年立。其一爲神山洞聖旨碑，在永清，太宗皇后稱制四年立。（卷百七十）太宗皇后者，元史名脫列哥那者也。（卷百

十四) 聖教史略據義大利修士柏朗嘉賓所述(先馬可孛羅奉使蒙古者)謂太宗后都刺吉納熱心奉教曾蒙賜見溫語慰勞(卷七)然則永清神山洞之聖旨碑若存亦或有關於也里可溫之語年來吾見元聖旨碑甚多得於常山貞石志(卷十七)者有靈壽縣祁林院三道一大德元年二月廿七日一同年月廿九日一大德六年二月得於安陽金石錄(卷九)者有彰德府正一宮三道一元貞二年六月一同年七月一大德元年二月得於山右石刻叢編(卷廿九三十)者有河中府棲巖寺一道大德九年二月平遙縣崇聖宮一道至大二年九月得於濟縣金石錄(卷下)者有濟州天寧寺一道泰定三年正月得於金石萃編未刻稿者有終南山宗聖宮三道一元貞元年十一月一延祐二年某月一至順元年七月得於新刊湖北通志(卷一〇五)者有武當山萬壽宮一道後至元三年三月得於拓本者有許州天寶宮一道泰定三年三月得於平山縣田蔭隆君所拓贈者有平山縣永明寺二道一大德四年七月

一至大四年閏七月，平山縣萬壽寺三道，一後至元三年十二月，一至正五年三月，一爲皇太子令旨，至正十六年三月。凡此皆有關於也里可溫者也。茲將寰宇訪碑錄及元碑存目中元聖旨碑目十餘通爲余所未見者，附此俟考；其已見者不錄。此項聖旨，大抵係免除僧道也里可溫各教差發之聖旨，寺觀刻石，以爲抵制騷擾者；然三令五申，不外此數語，亦可見元代徭役之繁重也。

玉清宮摹刻聖旨碑，（太祖十八年癸未三月，太宗七年乙未七月各一道，皆正書，在山東濰縣。）

神仙洞聖旨碑，（正書，太宗七年正月，在山東曲阜。）

太清宮聖旨碑，（正書，中統二年四月，在河南鹿邑。）

大開元寺聖旨碑，（僧李貞正書，中統二年四月，在河南靈寶。）

大相國寺聖旨碑，（上蒙古字，中畏吾兒字，下漢字，正書，至元三年二月。）

至德常寧宮聖旨碑，（盧德洽行書，至元六年九月，在陝西寶雞。）

龍門建極宮聖旨碑，（上層蒙古字，下層漢字，至元十二年二月，在陝西鞏城。）

柏林寺聖旨碑，（正書，至元三十年七月，在直隸趙州。）

靈巖寺下院聖旨碑，（釋思圓正書，大德十年四月，在山東長清。）

少林寺聖旨碑，（正書，皇慶二年十二月，雞兒年六月，龍兒年正月，鼠兒年三月各一道，延祐元年十月立，在河南登封。）

杜道元住持中岳廟聖旨碑，（蒙古字，旁譯，正書，延祐三年六月。）

光國寺聖旨碑，（上蒙古字，下正書，延祐六年，在陝西郃陽。）

重陽延壽宮聖旨碑，（行書，至治三年十月，在陝西涇陽。）

聖旨碑，（正書，中有大都路文殊等字，虎兒年八月。以上見寰宇訪碑錄。）

頤真宮聖旨碑，（正書，元統三年，在河南輝縣。以上見補寰宇訪碑錄。）

中岳廟聖旨，（至正八年，在登封。）

重陽宮聖旨，（至正十一年，在盤匡。以上見元碑存目。）

第十四章 也里可溫與景教之異同

馬薛里吉思之建大興國諸寺，馬可遊記載之，謂薛里吉思爲叙利亞人，並疑彼爲景教主教，初以爲景教不稱也里可溫一也。嗣見至順鎮江志大興國寺記，稱馬薛里吉思爲也里可溫，始知也里可溫者，元時基督教之通稱也。馬可遊記謂中國人對於基督教之派別，未嘗分晰，故凡屬基督教者，統稱爲十字教，禮堂則統稱十字寺，觀此而益信。

唐景教爲聶斯託爾派，非羅馬派，近今東西學者久有定評，余別有考，茲特述其在元時統稱也里可溫之例，以概其凡。

至順鎮江志，大興國寺，在夾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達魯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學教授梁相記。其略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

愚問其所謂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內一寺佛殿四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懸空尺餘，祖師麻兒也里牙（馬利亞）靈迹。千五（當是三之誤）百餘歲，今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禮，東方爲主，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且大明出於東，四時始於東，萬物生於東，東屬木，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運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謂之長生天。十字者，取像人身，揭於屋，繪於殿，冠於首，侶於胸，四方上下，以是爲準。（卷九未完特分段疏明之）

薛迷思賢，卽元史之薛迷思干，賢當爲堅之誤。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作

撒麻耳干，邱長春西遊記作耶米思干，爲西北一大城，察哈台所封地，堅與賢

其形近，傳寫易訛，證一。魏書西域傳曰：悉萬斤，唐書西域傳曰：薩末鞞，亦曰颯

末建，元史西域記曰：颯秣建斤，鞞建，堅，其音近，證二。元史太祖紀十六年辛巳，

帝攻薛迷思干等城，並下之。武宗紀至大元年九月，萬戶某來自薛迷思干城，

進呈太祖時所造戶口清冊，曷思麥里傳，太祖親至薛迷思干，與其主札刺丁

戰，敗之；則與碑稱太祖皇帝初得其地之說合。證三。薛迷思干爲波斯東北地，（今屬俄國）景教盛行於波斯，則與碑稱其地行也里可溫教之說合。證四。元史譯文證補卷二十六，謂元祕史作薛米思堅，亦作薛未思加，連筠篔本無此語，而音譯元祕史續集卷一有之，證五。

顧何以謂碑所稱之也里可溫教爲景教，則證以馬可遊記：遊記謂鎮江府有景教禮拜寺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馬薛里吉思者爲其地長官，寺卽其所建。馬可歐人對於基督教之源流，必較清晰；大興國寺等，又爲其所親見，果爲羅馬派，馬可必能辨之。次證以景教碑文：景教碑有東禮趣生榮之路之文，羅馬派實無是說，而此碑則有教以禮東方爲主之言；景教碑有判十字以定四方，及印持十字，融四照以合無拘諸文，羅馬派亦無是說，而此碑則有十字者取像人身四方上下以是爲準之語：謂爲景教，其又何疑。至其所以混稱之由，則因教派大致相同；其不同者，或在學說之微，或在儀

文之末，均爲教外人所不辨。然以論乎地，則景派自波斯傳入，而羅馬派來自歐洲。以論乎時，則景派傳自唐朝，而羅馬派元時始至，載籍具在，不可或誣。其爲基督之教，雖同，其派別本非一致。是故元代也里可溫之相混，係教外人之混稱，非其教派之果一致也。錢大昕謂耶穌生於隋開皇之世，竟誤基督爲回回；（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杜佑因摩尼火祆皆源自波斯，遂併大秦爲一事；（通典卷四十注）張冠李戴，今古同譏，無足異已。

記中所謂一柱懸空尺餘者，有故事一段，足資印證。馬可遊記第三十一章曰：『撒麻耳干，大城也。居民耶回雜處，其王卽大可汗之姪，然殊不睦。據土人言，城中有一異事：數年前國王曰察哈台，蒙古大可汗胞弟也。王奉基督教，教徒勢力倍增。建一寺，寺頂爲圓形，中支一柱，柱下盤石，係教徒請於王，得之於某回教寺中者。時回教人以王右基督而左回，不敢與爭。察哈台死，繼其位者，非基督徒，回人因得請於王，索還奠柱之石。基督徒許酬以金，回教徒不允，基

督徒無術，乃哭訴於施洗約翰之靈。至約定移石之日，柱忽自起，離石可三掌；石移去後，柱仍懸立空際，至今猶然云。』此卽梁相記中一柱懸空尺餘之說也。

至記中稱祖師麻兒也里牙靈迹，千五百餘歲，五當爲三之誤。（阮元四庫未收書目提要謂至順鎮江志舊鈔本文字多舛）同志卷十七稱教授梁相，字必大，杭州人，大德二年十二月至。繼任者爲顧巖壽，鎮江人，大德五年十二月至。大德五年，卽耶穌紀元千三百一年也。寺建於至元十八年，爲千二百八十一年，而梁相之爲文，則當在大德四五年間，故曰千三百餘歲也。凡石刻，三字稍有剝琢，卽易訛爲五字。

薛迷思賢，地名也。也里可溫，教名也。公之大父可里吉思，父滅里。外祖撒必，爲太醫。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病，公外祖舍里八馬里哈昔牙徒衆，祈禱始愈，充御位舍里八赤，本處也里可溫答刺罕。至元五年，世祖皇帝召公馳驛進入舍

里八，賞賚甚侈。舍里八煎諸香果，泉調蜜和而成。舍里八赤，職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驗，特降金牌以專職。九年，同賽典赤平章往雲南，十二年往閩浙，皆爲造舍里八。十四年，欽受宣命虎符懷遠大將軍，鎮江府路總管府副達魯花赤。雖登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於推廣教法。（續前）

也可那延，官名。元史耶律禿花傳，『耶律禿花以功拜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其子自朱哥至百家奴，並襲之。』（卷一四九）元史語解，『也可大也，那延，官長之稱。』

舍里八，元史作舍兒別。伯都傳，『伯都會領舍兒別赤。』（卷一一一）語解，『舍兒別，智慧也；赤，官也。』

同志卷六土貢類，『今貢舍里別，四十瓶，前本路副達魯花赤馬薛里吉思，自備蒲萄木瓜香橙等物煎造，官給船入貢。』

續通考卷二十八，元代泉州路貢物，有砂哩別，金櫻煎，及金櫻子等物。

馬里哈昔牙，元史作馬兒哈昔百官志，『崇福司掌領馬兒哈昔列班也里可溫十字寺祭享等事是也。』（卷八十九）元史語解作默爾根錫爾奔；曰默爾根，賢也，錫爾奔，賢之註語也。（卷二十四）

日人田中萃一郎曰：『馬兒哈昔與至順鎮江志之馬里哈昔牙同一，爲敍利亞語之 Mar Iesua 卽主耶穌也。列班 Rabban 爲東邦基督僧侶之稱呼，阿刺比語 Robban 爲 Rehab 之複數，敍利亞語亦殆同之。阿多力克牧師於支那稱曰 Roban Franci 所謂 Roban 卽僧之意義也。然游盧謂馬兒哈昔係指亞爾美尼亞之基督教，列班係指敍利亞之基督教，故就馬兒哈昔及列班之解釋，尙有疑義。』（史學雜誌第二十六編第三號）

答刺罕，係世職，元史哈刺哈孫傳，『哈刺哈孫曾祖賜號答刺罕，哈刺哈孫襲之，自是人稱答刺罕而不名。』（卷一三六）伯顏傳，『元統三年七月，詔諭天下用國初故事，賜伯顏以塔刺罕之號，俾世襲之。』（卷一三八）語解『答

刺罕，凡有勤勞免其差役之謂。』輟耕錄『答刺罕譯言一國之長，得自由之意，非動戚不與焉。』(卷一)

賽典赤，元史有傳，賽典赤瞻思丁，回回人。其國言賽典赤，猶華言貴族也。太祖西征，瞻思丁率千騎迎降，命入宿衛，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至元十一年，拜平章政事，行省雲南。(卷一二五)愛魯傳，則云至元十年賽典赤行省雲南。(卷一二二)此云九年，嗣賽典赤平章往雲南者，年歲少有出入，當同一事。

一夕夢中天門開七重，二神人告云：汝當興寺七所，贈以白物爲記。覺而有感，遂休官務建寺。首于鐵甕門捨宅建八世忽木刺大興國寺；次得西津豎土山，並建答石忽木刺雲山寺，都打吾兒忽木刺聚明寺；二寺之下，剏爲也里可溫義阡；又於丹徒縣開沙，建打雷忽木刺四瀆安寺；登雲門外黃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刺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馬里結瓦里吉思忽木刺甘泉寺；杭州薦橋門，建樣宜忽木刺大普興寺；此七寺實起於公之心。公忠君愛國，無以自見，而見之寺耳。(續前)

據馬可遊記，知大興國寺，馬可曾遊其地，並見有其他碑文。（梁相碑立於馬可歸國之後當爲馬可所未見）杭州之有景教寺一區，亦馬可所記，當即此大普興寺也。據萬曆鎮江志，則大興國、高安、四瀆安三寺，明時尙在，惟甘泉不載。雲山聚明，則元至大間已改爲般若院。康熙鎮江志，則並此六寺之名而不可考矣。

據至順鎮江志卷九寺院類，雲山聚明、四瀆安、甘泉等寺外，尙有大光明寺，在丹陽館南，元貞元年安馬吉思建大法興寺，在通吳門外福田山，亦也里可溫寺。

鐵甕門爲吳大帝所築，洪武元年改建磚城。西津豎土山，當時已改呼爲銀山，以與金山相對也。里可溫義阡者，係教中人墓地，潘昂霄碑所謂營隙爲儕類葬區者即指此也。末識此七百年前之義阡，當日十字墓碑林立者，今地下猶有遺跡否，論理則不能無也。夫景教碑之沈霾，亦千載而始出，未出以前，固

無人知景教流行中國如此之盛也。

完澤丞相謂公以好心建七寺奏聞，璽書護持，仍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頃，爲七寺常住。公任鎮江五年，連興土木之役，秋毫無擾於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爲也里可溫，迎禮佛國，馬里哈昔牙，麻兒失理河，必思忽八，闡揚妙義，安奉經文；而七寺道場，始爲大備。且敕子孫流水住持，舍利八世業也，謹不可廢；條示訓誡，爲似續無窮計；益可見公之用心矣。因緝其所聞爲記。（續前完）

梁相係一儒學教授，於也里可溫之教義，未必瞭然，故其所爲文，習用佛國道場諸詞，然已明言與天竺寂滅之教不同矣。

抑有疑者：萬曆鎮江志本修於利瑪竇東來之後，主其事者爲知府王應麟。王於萬曆十九二十年間，曾任南雄知州，與利子往還甚密。其後利子卒於京邸，王適爲順天府尹，利子墓記，卽王所著。以此關係，十字之說，當必飭聞。顧何以王修鎮江志時，對於舊志十字諸文，竟削而不載。意者，王未見舊志耶？（阮

元言此書自明以來藏書家絕無著錄之者，洵爲罕覯之祕笈云。抑太守名總其成，實未暇檢校舊志耶？不然，以利子輩考古之勤，聞人言汴梁昔有十字教，尙卽遣人千里馳訪；（見艾儒略著利瑪竇行實）豈方志有述，而不共相追求者？幸丹徒包氏彙刻宋元舊志，而也里可溫之爲基督教，乃多一鐵證也。

關於大興國寺記一事，夙聞馬相伯丈言，鎮江有十字碑，中多音譯，三十年前曾見有拓本，忘其名矣。詢以是否卽洪鈞所云之鎮江北固山下殘碑，不敢斷也。年前因丹徒柳君肇嘉以詢陳先生善餘，得其覆書，附錄於左，以供參考：

援庵先生大鑒：戊午秋間，友人章厥生君寄示大著也里可溫考，展讀再三，如獲驚人祕笈，無任佩仰。今年夏，柳貢和表姪南旋，又以從者增訂三版見示，索隱鉤沈，博學詳說，得未曾有。朱子詩所云「舊學商量加邃密」者，執事允足當之矣。至尊說所疑洪書一節，屢得貢禾書，稱述台端垂詢盛意，

茲謹以所知者言之。記光緒庚寅，洪文卿在歐洲爲元史譯文證補，於西史

中知鎮江有十字寺碑，因函詢鎮江訓導汪和卿，汪徵其事於周子如先生。子如名伯義，敵邑之宿儒也。彼時子如檢得舊錄未完碑文，由汪和卿寄歐，併據子如面稱，曾於北固山下見此碑石云云，以告洪使。洪書於元世各教名考云：『也里可溫之爲天主教，有鎮江北固山下殘碑可證。』其說之所從來，卽由於此。弟曾見其所錄碑文，自薛迷思賢句起，至公世精其法句止，以至順志大興國寺梁相碑校之，一字不差。周子如所作北固山志卷二，於大興國寺下注云：『檢有梁相碑文遺缺，附錄其畧』云云，於碑文下按語云：『此碑舊臥山後，今山後灘盡入江，碑亦坍塌。』是洪書所謂北固山下殘碑者，確係大興國寺碑，無可致疑也。惜未將此碑略舉其文，不能使人昭昭耳。惟弟尙有疑者：大興國寺在夾道巷，當卽今之惠安寺巷。故至順志有惠安寺在夾道巷之文。其地在鎮江城內藥師庵後，屬於北固前峯西麓之區域，有大城爲之限隔。徵諸嘉慶丹徒縣志碑目中，卽不載其名。此碑究以

何時越中峯北峯而至於瀕江之山後耶？此甚不可知者也。梁相之記載於至順志者，明有其略曰三字，是非全文甚明。校以碑石，當必有刊落之語。如子如先生錄寄洪使與附注山志者，係抄自原名，何以校之元志，語句既毫無增減，文字又一無異同耶？惜此老久歸道山，未由祛此未寤矣！弟陳慶年敬啓。九月三十日。

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城內勝蹟，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基也。當熙春橋西，元僧也里可溫建，久廢。嘉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謝丕建祠以奉晉贈太傅謝安，宋贈太傅謝深甫，皇明贈太傅謝遷者。』(卷十六)

寺在杭州薦橋東，即梁相大興國寺記之樣宜忽木刺大普興寺，爲馬薛里吉思所建七寺之一。此云舊十方寺基，當爲舉十字寺基之誤；謂也里可溫爲僧者，猶景教碑例也。馬可游記謂杭州之猶太人及基督教徒住第二市區，當即此寺之附近一帶。

康熙錢塘志卷十三祠廟，「謝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址嘉靖間吏部侍郎餘姚謝丕建祠址舊頗廣闊，規模宏敞。明末兵燹後，沒歸他姓，裔孫州同謝秉公損貲贖還，雖不敵昔時什一，而棖桷聿新，時論稱之。中有題額，長洲文徵明書。」

觀此，則原寺頗偉觀，後爲謝氏所有。今謝祠亦久廢矣，近且改築爲菜場，場有紀念塔，題曰：「謝三太傅祠故址，中華民國七年九月省會警察廳立。」其裔孫名遠涵者，爲之記曰：「謝三太傅祠，始於明嘉靖間，載在杭州府志，茲以警廳改建菜場，將旗營地對換，別建新祠，並就原祠基立紀念塔，以詒來者。」云云，孰知其爲也里可溫之遺蹟也？

楊文杰東城記餘，採至順鎮江志大興國寺記，證明杭城原有大普興寺。俞樾序之曰：「粉園楊君，著東城記餘二卷，繼樊榭而作，丁修甫孝廉擬刻入武林叢書，乞余爲序。余讀其中大普興寺一條，稱其奉乃也里可溫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師麻

兒也里牙之靈迹，上下四方以是爲準，與景教流行中國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說相合。惟所叙源流不同，而稱其地薛迷思賢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則與今歐羅巴道路遠近正復相合。豈利瑪竇之徒，果出於此歟？若景教流行，興於大秦，大秦國古謂之梨軒，本朝職方會覽名如德亞，去歐羅巴絕遠，轉與利瑪竇蹤跡不甚合矣。異說支離，不可究詰。然寺建於元至元十八年，亦杭郡一大古蹟，鑒古者所宜知矣。而樊榭之書竟未之及，此亦見楊君拾遺補缺之功云。」

也里可溫之與景教相合，俞樾亦言之，而未敢斷定其爲景教，說至不可通處，則以異說支離不可究詰二語塞責。此爲有清以來儒者批評異教之一種習慣；自紀昀撰利瑪竇諸人著述提要時，已開其風矣。

元通制條格『元貞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中書省奏也里可溫馬昔思（當是里之誤）乞思江南自己氣力裏蓋寺來，係官地內要了合納的租子，並買來的田地的稅不納官，寺裏做香燭麼道。教愛薛那的每奏呵，教俺商量了奏者麼道。聖旨有

來，俺商量來，爲和尚先生每也里可溫答失蠻每的商稅地稅，久遠定體行的上頭，皇帝根底奏了，一概遍行聖旨來，若免了他的呵，比那遍行的聖旨相違者。有別個人每指例去，也依體例，教納糧者。若他的氣力不敷呵，別對付着奏也者，奏呵是也。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卷二十九）

馬昔思乞思，上思字當爲里字，寫本訛也。曰也里可溫馬昔里乞思，與梁相碑稱馬薛里吉思爲也里可溫之說符。曰以自己氣力蓋寺，與梁相碑稱任鎮江五年連興土木秋毫無擾之說符。寺在江南，並有官地，與梁相碑撥賜江南官田三十頃之說符。中書省所奏，係在元貞元年，與馬薛里吉思建寺及梁相立碑之時，並無衝突，覆奏者爲愛薛，與愛薛爲崇福使之年代，亦適相同。則馬昔思乞思之爲馬薛里吉思，其說至確。馬薛里吉思，元史無傳，至順鎮江志外，姓氏事迹不概見，得此益彰矣。馬可謂彼爲聶斯托爾派人，今中書省奏及梁相碑均稱爲也里可溫，可見當時朝野之對於基督教，果無論何派，統稱也里

可溫也。由是易言之，則凡本書所引之也里可溫各條，亦必含有基督教之各派人在內，（如羅馬派希臘派聶斯托爾派等）不能專指爲一派，並不能復辨其孰爲甲派，孰爲乙派也。美猶有憾哉！然尙賴有馬薛里吉思一事，以著其例也。

第十五章 總論

有元得國，不過百年耳，也里可溫之流行，何以若此？蓋元起朔漠，先據有中央亞細亞諸地，皆當日景教（聶斯托爾派）流行之地也。既而西侵歐洲，北抵俄羅斯，羅馬教徒，希臘教徒之被擄及隨節至和林者，不可以數計；而羅馬教宗之使命，如柏朗嘉賓，隆如滿，羅伯魯，諸教士，又先後至和林；斯時長城以北，及嘉峪關以西，萬里縱橫，已爲基督教徒所遍布矣。燕京既下，北兵長驅直進，蒙古色目，隨便住居，（詳廿二史劄記）於是塞外之基督教徒及傳教士，

遂隨軍旗彌蔓內地以故中統初元（宋景定間）詔旨卽以也里可溫與僧道及諸色人等並提。及至孟哥未諾主教至北京，而羅馬派之傳播又盛。大德間江南諸路道教所訟，謂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別無也里可溫教門。近年以來，乃有也里可溫招收民戶，將法籙先生誘化，則當時狀況，可想而知。而晦隱七八百年，其歷史至無人能道。清道光間，阮元門下士劉文淇校至順鎮江志始少發其端，謂元史之也里可溫卽天主教。光緒中葉，駐俄使臣洪鈞，又據多桑書證明也里可溫爲蒙古人效阿刺比語之稱天主教。以今所考，則也里可溫，又不專指一流科學家之研究，愈進愈密，考古之事，亦猶是也。所奇者元史成於倉卒，號稱疏略，宋濂等以儒臣膺編纂之任，對於其他宗教，更非所注意；然也里可溫在元之真相，竟賴是以傳，則吾人之受賜，不亦多乎？究其所以存此之由，未始不由於草率之閒，悉本諸十三朝實錄，不輕筆削也。倘如清人脩明史之例，矜爲嚴謹，則芟落必多，試觀續宋元通鑑及元史類編（邵遠

平)元史新編(魏源)與乎官纂續通志通考等不下十數家也里可溫諸條存者有幾(續通考等據元史國語解間改爲啞嚙勒昆)可概已元典章本當代官書自世祖至英宗分吏戶禮兵刑工各門以類編次足補元史所未備乃紀昀則譏其兼雜方言俗語體例沓亂屏而不錄魏源則譏其鈔集案牘出於胥吏之手不經館閣不知正爲其不經館閣備錄原文然後保全者大經世大典卽館閣編纂之書其禮典祇列僧道二門並不另著也里可溫教而元典章禮部則於釋教道教之外另闢也里可溫教一門所謂體例沓亂者卽此類耶經世大典久已散佚元典章曩有鈔本傳世錢大昕邵遠平輩均據以考史光緒末武進董氏得此書於日本沈家本跋而存之(見寄簪文存)越一年京師法律館始以付梓而也里可溫之歷史遂爾大明通制條格三十五卷(四庫存目有至正條格二十三卷門類與此同)亦元時官牘今所據者爲清內閣寫本僅存二十七至三十等四卷雜令僧道營繕三門因僧道而及也里可

溫，亦足以資考證。至順鎮江志，也里可溫史料甚衆，最可寶貴，然傳本絕少。吾人習性，富於保守，語以西史所載，則曰於吾國典籍無徵；示以故書雅記所遺，則前目之疑團頓釋；吾不知睹是編者其謂之何？[？]糾而正之，固非著者一人之幸也。

跋

僕與二三子立輔仁社於京西香山靜宜園中。抱殘守闕，日惟故紙堆中討生活。數年中所擬考索之題曰太古中西同源考，曰唐景教碑考，曰元也里可溫考，曰清四庫總目評論教中先輩著述辨，皆東麟西爪，略得梗概。丁巳春，忽承陳援庵先生以搜求教中三百年前之著述走簡相詢，僕喜不自勝，因傾筐倒篋，供其一得。乃承先生以敏銳之眼光，精悍之手腕，於也里可溫條，傍引曲證，源源本本，將數百年久晦之名詞，昭然揭出，使人無少疑貳。迴視僕輩所挾，真兔園冊子矣。因亟爲付手民，以公諸世。嗚呼！安得先生於鄙人所擬各題，一一爲之針膏起廢，則截僞續真，發聵振聵，不獨鄙人之私幸矣。丁巳三月英華斂之氏識於培根南樓。

